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現代俄羅斯東正教之文化傳統研究：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崇拜之現象為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1-H-004-011-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賴盈銓

計畫參與人員：林哲意 王郁文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30 日

## 現代俄羅斯東正教之文化傳統研究：

### 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崇拜之現象為例

#### 中文摘要：

近十年來，環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之事件、人物及其個人之功過、毀譽，一直都是文化轉型中的俄羅斯社會所關切及爭議的問題。我們之所以選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之封聖」此一改變二十世紀俄國社會及人心之歷史事件，作為宗教研究對象，同時也是文化研究的對象，旨在闡明封聖之歷史事件研究，並非僅能呈現宗教上之浮面信念；亦非對封聖此一宗教行為作意識形態的評斷，而是為了實質表現俄國東正教文化傳統之事實。我們藉文獻蒐集及分析研究就足以說明，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之封聖本身不僅體現了俄羅斯宗教文化傳統，確定成為東正教文化象徵體系之一部份，也是蘇聯政權解體之後新俄羅斯建構國家精神與理想之基石。

封聖是東正教及天主教都具有之宗教行為。而「封聖」和「正典化」(canonization)的差異不僅限於過程。尼古拉二世的「封聖」在 1997 年曾遭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議擱置，然而「封聖」此一宗教行為，對世俗社會而言顯然具有某種功利性。就民間及地方教會有關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之聖像所發出的神蹟，以至 2002 年東正教教會通過「封聖」做一整體觀察，封聖此一宗教行為應屬順勢而為。然而對俄羅斯這樣一個東正教之國家而言，根據所蒐集之資料、文獻分析，以及參訪各級修道院訪談的所見所聞，足以確信沙皇聖徒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勢必與古俄羅斯最早之無辜受難聖徒鮑里斯(Boris)與格列勃(Gleb)兄弟之精神形象結合在一起，他們都以馴順及無辜受難具體表現了「俄羅斯的虛己傳統」，進而成為俄羅斯土地之護佑者，並為俄羅斯東正教信仰提供崇高之整合價值及意義。

**關鍵詞：**封聖、尼古拉二世、虛己、宗教哲學。

#### 英文摘要：

For the past ten years, issues, events, surrounding the fame and disgrace, triumph and fiasco of the last tsar Nikolai II have been a topic, which arose the dispute among the Russian society. In the epoch of culture transformation, the problem of "canonization" of Nikolai II and his family is not only a religious phenomenon but also a historical event, which might revolutionize the stereotype and ideology of the public, which formulated in the Soviet er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alization of Russian Orthodox spirit, traditions and its innovation within the structure of canonization of the last Russian tsar Nikolai II and his family. In 20<sup>th</sup> century, Russia itself has witnessed the decay and rebirth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Following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17, the atheist campaign, the "Bezbozhnik", put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n the brink of peril. The Russian Oversea Orthodox Church (New York) in 1981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2000 had canonized Nikolai II respectively. The main research issues include: 1. a study on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 of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last Russian emperor Nikolai II 2. a comparison of the canonization of Nikolai II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life* of saints.

This study shows a similarity of newly canonized tsar Nikolai II to the first saints in ancient Kievan Rus, Boris and Gleb, who, by their innocent victim and humility, were seen as embodiment of the "kenosis"; that is, by imitating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Jesus the Christ on earth. The blessed tsar Nikolai II and his family, following Boris and Gleb, enhance and glorify the "Russian kenotic tradition". The canonization of Nikolai II and his family may be regarded as the symbolization of the revival of Russian cultural legacy.

**Keywords: canonization, kenosis, religious philosophy, tsar Nikolai II.**

### **研究方法：**

本專題研究主題：**現代俄羅斯東正教之文化傳統研究 – 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崇拜之現象為例**，是從宗教現象學與文化傳統的角度出發，而論述之主要形式就是為了要體現東正教思想之文化概念。我們引用認知方法（cognitive science）作為宗教研究方法的原因是由於文化概念本身正如一種文化凝塊，是一民族感情、生活體驗之總結（Степанов, 34）。其優點是能盡量避免宗教研究之價值判斷的爭議。畢竟宗教研究與諸多人文科學學門一樣，一直存在著所謂「客觀性」的問題。很多文獻及研究資料說明，宗教研究經常受到意識型態之取巧以及價值體系所操弄。宗教學之研究途徑往往被歷史、哲學、道德倫理、信仰，及神學之評述所取代，因而使宗教學之學術性質的焦點被模糊了。

因此，研究俄羅斯東正教之文化傳統是否能獲得具體的學術創見與研究成果，並非完全取決於研究者之信仰、族群、語言文化背景，研究者之方法與研究之心態亦具關鍵因素。就認知方法與現象學而言，主要在追求嚴謹而具深度的描述及解釋，以呈現並闡明宗教現象所蘊涵的意義世界。

### **研究成果重點：**

1、關於尼古拉二世之封聖問題，可以藉由聖徒傳記來說明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個人化「神聖」之特殊性。聖徒傳記是封聖之必要條件，而尼古拉二世聖徒傳最早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出現，作者為一移居北京之俄籍神父塞拉菲姆長老(Seraphim，俗家姓氏為庫茲尼佐夫(Kuznetsov))。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之封聖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由塞爾維亞東正教教會所完成。此外，長期與蘇聯政權對抗，否定莫斯科牧首公署的東正教海外教會也於1981年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甚至僕人都封為聖徒。當時的莫斯科牧首公署抨擊東正教海外教會的舉動為一項「政治性」的封聖。之後蘇聯解體，隨著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倡導之重建改革所掀起的宗教復興熱潮，無神論的宣傳與運動在解體前一年即正式宣告結束。葉爾欽主政時代，政府運用了大量國家資源於蘇聯時代受迫害之人士的調查、研究與平反；教會也著手蒐集蘇聯時代受迫害的修士、神職人員及平民信徒為信仰而受難之資料。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因無辜受難，普遍受到地方崇敬；所以東正教也回應了他們神蹟之報告，及對他們封聖之請求。在1992年召開之東正教神聖會議中，已著手調查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封聖之相關問題。我們也蒐集到1996年尼古拉二世封聖的會議報告資料---其主要內容包括回應社會各界對尼古拉二世生前行誼及政績、功過的看法，尤其是在蘇聯時期許多有關尼古拉二世家族與「聖魔」拉斯普丁(G. Rasputin)之關係，教會都有非常清楚之處理態度與說明。

綜觀報告內容，我們可以視其為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對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封聖之最具關鍵性、最清楚的論述。此一論述相對於二十世紀諸多有關末代沙皇生平之歷史教科書、

學術論文、報導，在許多層面上都反映出不同的意義結構。尼古拉二世之人格特質、政績、歷史功過、最後受難及拉斯普丁之種種因素，在世俗與宗教神聖兩方面論述的相互對照下，彰顯了尼古拉二世在經歷七十多年蘇聯馬列政權統治下的俄國之象徵地位與角色。雖然1997年俄羅斯東正教大公會議決議延遲尼古拉二世封聖案，然而在俄羅斯民間對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之崇拜卻十分風行。各地紛紛傳出有關尼古拉的種種神蹟，像是傳出芳香氣味。來自民間的強大力量，促使東正教大公會議於2000年順應局勢地決議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為「殉難者」(strastoterptsy, passion sufferer)。他們與多數為信仰而死之殉道聖徒的差異在於「以基督道路之自願受難死亡」。因此尼古拉二世之封聖應視為改變歷史，撼動俄國現代生活之大事。而此一結論與我們計劃之看法亦相符合。

2、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在現代語境下，受俄羅斯東正教會封為聖徒一事，一時掀起了熱烈的爭論。其原因為「封聖」在俄羅斯文化領域中完全是屬於宗教範疇，極少受負面的世俗力量影響；反而是有些高僧、長老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影響下，成為受崇拜之聖徒。如：十九世紀薩洛夫城的塞拉菲姆(Seraphim Sarovsky)長老。尼古拉二世死後所特具之「神聖性」，以及封聖背後之文化意涵，並非民意調查、政治人物所能論斷，或非專門學者能夠精確解釋的。我們深知俄國歷史文化經驗所累聚之俄羅斯思想，其重要基礎仍是東正教思想。與尼古拉二世同一時代之僑民哲學家費多托夫(G. Fedotov)，因不願受布爾什維克黨人統治而流亡海外；他在僑居美國期間所發表之思想結晶「俄羅斯宗教意識」正可充分而完整交代尼古拉二世封聖之理論及傳統脈絡。費多托夫於該鉅著中，將古俄羅斯最早期之聖徒稱為「虛己式」的聖徒。費氏「俄羅斯虛己論」豐富了俄國歷史文化學之內容，也深化了俄羅斯基督思想之輪廓。「虛己」此一基督宗教之話語在近代俄羅斯神學家之論述形式中，產生了意義結構之轉變，而成為了文化類型之話語。聖徒鮑里斯及格列勃兄弟如羔羊般之無辜犧牲系「追隨耶穌之道路」，同時也開創了古俄羅斯個人化之神聖道路。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是七十多年共產黨統治下受難之象徵，因此他們「苦難忍受者」這樣的神聖頭銜，不僅與古俄羅斯最早的聖徒表現相互呼應，同時也是「俄羅斯虛己論」(Russian kenoticism)或者西方學者所謂「俄羅斯虛己傳統」(Russian kenotic tradition - M. Klav, M. Holguist, 84)之具體表現。

3、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之封聖此一命題，不僅承續了古俄羅斯鮑里斯與格列勃兄弟所開啟之「俄羅斯虛己傳統」，我們所獲得的文獻更顯示尼古拉二世之聖徒傳記中有很多層面與俄羅斯聖徒傳記之傳統也有極高的相似性質。這可以用尼古拉二世之封聖表現「神聖俄羅斯」(Святая Русь)、「塗膏者」(Божий помазаник)、大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兒童之眼淚」(Слезинка ребёнка)等文化概念加以說明，而得到更具系統性之結論。

### 成果自評：

承蒙國科會之經費贊助，使本人有機會拓展東正教文化之研究領域。尤其本人執行計劃期間，也採納了部份審查委員之寶貴建議。因此研究課題有作若干之調整---亦即對東正教之保守性與大公性此一問題暫時擱置，留待日後再來處理。在經過多次訪談後，我們發現本研究計劃其中一項課題---「俄國現今之宗教態度」，與本研究主題較無直接因果關係，應在另一獨立之研究計劃中擬定完整之田野調查方案，才能達到較具體之解答與成果。整體而言尼古拉二世封聖的過程，及所展現之特定文化概念，如：「虛己」等，大致符合先前研究計劃之構想。執行計劃期間不斷與宗教及學術界之同僚討論，也得到

多數人的正面肯定。部份研究成果已陸續發表於國內之期刊（詳附錄）與專書中<sup>1</sup>。關於本主題之相關研究仍在進行中，期未來有完整著作呈現。

### 國外考察報告：

在執行本研究計劃期間，主持人曾二度赴俄羅斯進行田野調查，其中一次是使用國科會之經費補助，另一次系自費。訪談對象包括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兩大城市之居民，從無神論者到虔誠信徒、保皇黨、教士、民族學者皆有。就所有訪談內容加以分析，可發現俄國現今之宗教態度是相當分歧而複雜的，尤其對尼古拉二世封聖一事的態度，更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對其封聖的理由感到不解。聖彼得堡科學院人種學及人類學學者列舍托夫(A.M. Leshetov)表示，尼古拉二世封聖之最大理由乃歸因於「死亡」。訪談結果顯示，一般名眾對尼古拉二世封聖之文化意義認識模糊，此一現象與媒體針對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封聖進行之民意調查所得到的兩極意見，在某種程度上，互相關聯。

儘管俄國今日社會已日趨多元化，但仍可讓人見證到東正教與俄羅斯文化復興之種種事實。聖彼得堡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一級修道區，提供了附屬宗教學院之圖書館，使得本人有機會見識相當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此外修道院內的宗教用品小舖所展售有關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之聖像、聖傳等書籍，其形式與數量也愈見豐富。尼古拉二世家族之肖像、生活照也是一般書店的常見商品。由此可見，尼古拉二世的崇拜已漸成為俄羅斯人民精神與世俗生活之一部份，也足以說明本研究主題之適當性與實際性。

### 與此簡式報告相關之主要參考書目：

- 1、黎志添，《宗教研究與詮釋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201頁。
- 2、*Благодатный царь над Россией*. ред. Игумен Герман. М., «Рус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ъ», 1998, 147 с.
- 3、*Житие и страдания благоверного царя Никола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 и его семьи*. ред. М. Д. Складовой, Л. И. Смирновой, С. А. Павлову. М., «Олма-пресс гранд», 2002 – 224 с.
- 4、Кузнецов, В. В. *Русская голгофа*.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Нева», 2003 – 512 с.
- 5、*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царь-муеник*. ред. Сергей Фомин. М., «Паломникъ», 2000 – 799 с.
- 6、*Царь Николай II-й и новые мученики: пророчества, чудеса, открытия и молитвы*. ред. Владимир Губанов. М., «Красный пролетарий», 2000 – 927 с.
- 7、Серафим(Кузнецов), Игумен.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царь-мученик*. М.: «Паломникъ», 2000 – 800 с.
- 8、Степанов, Ю. С. *Константы.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7.
- 9、Clark, K., Holquist, M. *Mikhail Bakht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98 p.
- 10、Fedotov, G. P. *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 431 p.

<sup>1</sup> 賴盈銓，古俄羅斯（受基督教洗禮後）最初「神聖性」之體現，《宗教神聖：現象與詮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8月，341-360頁。

附錄：(發表於文化大學《俄國語文學報》，第六期，2003年6月，308-403頁)

## 俄羅斯虛己論：概念、現象與詮釋

-- 由「俄羅斯虛己：一個概念之重評」一文談起

### 前言：

二十世紀俄國僑民歷史家、哲學家費多托夫(Г. Федотов, 1886-1951)則在《俄國宗教意識》(Русское религиозное сознание)中，指出俄國最早期的聖徒鮑里斯(Борис)與格列勃(Глеб)兄弟及基輔山洞修道院院長費多西亞(Феодосий)是「虛己式」的聖徒。「俄羅斯虛己」是費多托夫於俄國1917年大革命後，寄居海外，探索俄羅斯宗教文化後的心得。如今費氏所有作品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已在俄國出版，引起俄羅斯文化重新思辯「俄羅斯思想」之題材。現今之「俄羅斯的虛己」正如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哲學家如：貝加耶夫(Н. Бердяев, 1874-1948)、布爾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 1874-1944)、弗洛倫斯基(П. Флоренский, 1882-1937)、葉夫多基美夫(П. Евдокимов, 1900-1970)思考之「俄羅斯的基督」(Русский Христос)概念，雖然受矚目，但是其確切定義與內涵並未獲得一致的結論，挪威學者勃特尼斯(Юстин Бёртнес)特別指出，西方現今喜好談論的「俄羅斯虛己傳統」(Русская кенотиче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不過是西方自由神學產物；費多托夫則是跟著響應，並將此概念引申到文學之研究上<sup>2</sup>，勃特尼斯的觀點主要強調，(費多托夫筆下之)古俄羅斯聖徒虛己特具之理念，貼近新教之意識型態，而與俄羅斯之聖徒傳記較少有共通之處<sup>3</sup>。這位挪威東正教文化研究者在「俄羅斯虛己論之概念重評」一文，提出一些與費多托夫相左之論點，或是頗值得參考之觀點，但也拋出了值得思考之問題：官方教會、不同神學信仰體系與宗教哲學與宗教哲學，對「虛己之概念」之了解，有極大詮釋空間與差異性。

<sup>2</sup> Юстин Бёртнес, "Русский кенотизм: л переоценке одного понятия", *Евангельский текст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XX веков. Цитата, реминисценция, мотив, сюжет, жанр*. Вып. 3, 1994, с. 65.

<sup>3</sup> 同前揭書。

勃特尼斯指出「虛己」(Kenosis)之術語，在俄國學術界並不曾流行，因為虛己不是東正教神學思想之慣例，「虛己」是一典型新教概念；由於十七世紀以來，新教之「虛己論者」認為耶穌在世上期間，放棄所特具之神的屬性，引發教義上之爭論。本文不適合對勃特尼斯對「虛己」概念之想像，予其新教信仰之特質<sup>4</sup>，妄加評論。然而在此仍應指出，問題的徵結並不只在於「虛己」這個術語而已。費多托夫對俄羅斯古代聖徒具虛己特質之論述，純然是俄國東正教思想之產物，而非挪威學者所指出，係費多托夫之「美國著作」、「自由主義神學家」之觀點。儘管「虛己」此一術語在俄國文化語境中，幾乎很少使用，然而俄國文化中之虛己特質、虛己現象是顯而易見的。

本文之主要目的即在從「俄羅斯虛己論重評」一文出發，談探討虛己論所牽涉到之文化學、宗教哲學及文學問題。以較宏觀角度，針對虛己概念之發展，及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如何發展成「俄羅斯虛己之傳統」之現象加以探討。

## 一、歷史文化學層面的探討－

### 1、虛己概念、古俄羅斯聖徒特質回顧：

「虛己」此一宗教概念源出希臘語的 Kenosis 名詞中，原意為「倒空」、「虛空」，在基督教神學中，是指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態度行為；虛己論是東正教基督人類學的要點，在說明「虛己」的概念時，最常被學者引用的段落多出自福音書《腓立比書》2:5-11 節的「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古代教父亞歷山大城的聖基利爾詳細探索神性虛己說明其精義，就是「道成肉身」<sup>5</sup> «Воплощённое слово» 或 «Слово плоть бысть...»。現代「新教父綜合」俄國哲學家之代表

<sup>4</sup> 同前揭書。

<sup>5</sup> Протоирей Г. Флоровский. Восточные отцы X веков св.-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99 с.60-68.

者,洛斯基(В. Лосский) 的虛己論則強調道成肉身 在馴順和死亡的層面。「基督虛己是自願的,他是上帝卻情願成為人,因為征服死亡的唯一方式是讓死亡滲入上帝本身,而在上帝那裡,死亡無一席之地<sup>6</sup>」

勃特尼斯認為,費多托夫用來建構古俄羅斯聖徒持具民族「虛己」特質之臆測,正是依據腓立比書第二章第七節之小段,我們從歷史的觀點看,古代俄羅斯最早之聖徒是包里斯與格列勃兄弟,他們之所以被封為聖徒,並非如多數先前殉道之聖徒般,而是基於政治因素,為避免兄弟相殘,因而自願犧牲自己生命,讓俄羅斯接受弗基米亞大公之嗣子—史惟托波克(Святополк),並確保其權力競爭,因而得以繼承王位。費多托夫在俄羅斯之宗教意識中,寫道:為基督自願犧牲係根源於福音書之理念,在其他聖徒傳記找不到任何先例<sup>7</sup>。此種「不以暴力抵抗」之聖德,正是俄羅斯民族聖德,新受洗民族的真正聖德。

費多托夫強調,俄國憎侶制度之奠基者,基輔山洞修道院之費多西亞,他安之於貧窮、苦修、馴順地「接受弟子的辱罵、打擾」。費多西亞的虛己思想實際表現於基督的美德、貧窮、馴順及聖愛<sup>8</sup>。雖然得自於對基督虛己之思考,取了奴僕之樣式,其受難之軀體是對虛己之基督之仿倣,「在希臘聖徒中無對應物」<sup>9</sup>。費多托夫確信古俄羅斯聖徒不是傳統之實現者而是開創者。而在虛己論之主導下,能將鮑里斯兄弟及費多西亞兩種不同類型之聖徒結合起來。鮑里斯與格列勃之自願犧牲正如費多西亞之馴順與貧窮皆是耶穌虛己之極致<sup>10</sup>。

費多托夫說明鮑里斯兄弟及費多希西聖徒體現福音書中之虛己理念,強調東方教會不喜歡談論「模仿」耶穌,特別強調這是追隨耶穌之道路<sup>11</sup>。宗教哲學家洛斯基(В. Лосский)也此一論點,且更為武斷。他認為「仿倣耶穌之道路從未在東方教會之屬靈生活中被實現」。勃特尼斯則以此抨擊費多托夫及洛斯基之論點,「不符合歷史資料」<sup>12</sup>。如果我們要就上述兩種不同立場作個評斷,應該可以說,模仿耶穌與追隨耶穌之差異,應在修辭與心理層面,而非屬靈層面,東方教會之不喜歡「模仿耶穌」此一術語,正如宗教哲學家所言,是唯恐讓耶穌的角色變成演員。因此,俄國文化中,無論是追隨耶穌或是模仿耶穌都是虛己的現象、虛己的行為。虛己在俄羅斯文化語境中,雖然是「隱藏性」的概念,但卻是突出的文

<sup>6</sup> 洛斯基著,楊佳友譯,東正教神學導論,香港,1997,頁 11。

<sup>7</sup> G. Fedotov, *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 New York, 1946, p.128.

<sup>8</sup> 同前揭書, p.130。

<sup>9</sup> 同前揭書, p.130。

<sup>10</sup> 同前揭書, p.130。

<sup>11</sup> 同前揭書, p.130。

<sup>12</sup> 同註 2, p.63。



化現象，虛己作為基督人類學之核心，它雖不是俄國日常文化之中的概念，但它卻化約為一些俄國文化之概念，如：懺悔、馴順等。如果我們從俄國民族之理想－「神聖俄羅斯」來看，更可窺俄羅斯宗教品格中所具的虛己特質。

## 2、東正教文化概念之馴順：

俄國哲學家索羅維也夫(В. Соловьёв)曾指出俄國的民族理想是「神聖的俄羅斯」。俄國思想家里昂契夫(К. Леонцев)也曾說到歐洲的理想是正直，俄羅斯的理想則是神聖，而二十世紀俄羅斯重要思想家，則在探究俄羅斯心靈的奧秘時，指出，馴順此一文化概念，在俄國所追求之最高理想之地位：「俄羅斯人首先被要求的是馴順，馴順是最終個性的唯一形式，最大的罪惡可以溫馴地懺悔，小罪孽可以像聖像前的小蠟燭一樣剔除掉<sup>13</sup>。」

現代俄羅斯學者也重新思考馴順在「俄羅斯文化之虛己」中之地位。「馴順是存在的方法。」「十字架與馴順同時是對獨裁的否定，走出獨裁奴役夢靨，拒絕威權，戰勝世界。」「除了馴順，惡魔無所畏懼。」「十字架與馴順超越惡魔的邏輯不受『奴隸與主人』關係之牽制。」<sup>14</sup>。美國學者湯普遜在《理解俄國：俄國文化的聖愚》中，則以「聖愚思想」來說明俄羅斯人民安於集權統治苦難的原因，然而更應指出，聖愚思想與馴順概念之關聯性。俄國人的行為在積極與消極，或者在反應速度與毫無反應之間的搖擺，被認為是一種聖愚身上所具的特徵<sup>15</sup>。「聖愚」被費多托夫認為是「虛己」最極端的形式，如加以深入分析，俄國文化中之聖愚行為經常與馴順互相交替，都是東正教思想的體現。東方神學特具宗教集體主義，或者如霍米亞可夫的大公性(соборность)所標榜的不外乎全人類贖罪的理想，唯有通過基督虛己的奧秘，人類才有聖化的可能<sup>16</sup>。虛己的頂峰和終結卻在於基督之死，都是為了使人類的全部狀況，包括死亡神聖化<sup>17</sup>。在東方神學中人的聖化階段巧妙也呈現在聖像畫中，馴順是眾善之體，通過「信」、「望」、「愛」才能獲致真正「馴順」，才有「神恩」(благодать)，最後才能達到「索非亞」(神性智慧)的境界。

## 「虛己」符號學：

<sup>13</sup> Н. Бердяев.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очинения*. –М., Изд-во Фолио, 2000, с.336.

<sup>14</sup> Т. М. Горичева, "О кунозисе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АН, 1993ю

<sup>15</sup> 湯普遜,《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聖愚》，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234。

<sup>16</sup> 參閱洛斯基(В. Лосский),東正教神學導論,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頁 123-124。

<sup>17</sup> 同上,頁 129。

對談俄國古代聖徒鮑里斯與格列勃的「不抵抗的聖德」，讚譽為俄羅斯的聖德，似乎也是呼應費多托夫的「俄羅斯虛己論」，貝加耶夫雖稱「虛己」為俄羅斯人的特質，但他不使用希臘字源的 kenosis，或 kenoticism 而是用希臘字的直譯 опоражнивание(倒空)、уничижение(貶抑)，反而無法給予一般讀者確切理解虛己內涵。儘管「虛己」這個術語在俄國日常文化生活中，仍是模糊且陌生的，從符號學觀點來看，kenosis 就是一個符號，是個能指(означающее)，在俄國東正教思想的語境中，應該有一個較顯明的文化概念，作為所指(денотат)，或者是概念上的對應。「道成肉身」指的是耶穌在世上馴順及死亡之行為及態度，是在實際日常生活中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達到的神聖最高理想，但是每一個人可以維持宗教虔誠。因此，如果將神學思想中的「道成肉身」概念抽離掉，在東正教思想中就呈現了體現宗教訓誡的文化概念，包括上述分析的馴順(Смирение)文化概念外，彼此相近似的文化概念，如：「寬容」(снисхождение)、**「惻隱心」**(жалость)、**「自我放棄」**(самоотрицание)、**克己**(самоотречение) **自我犧牲**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ость) ，這些文化概念，構成了了解俄羅斯虛己傳統，不可或缺的俄羅斯理念(русская идея)。

- 1、寬容：俄國思想家伊凡諾夫(Вяч. И. Иванов, 1866-1949)對宗教術語 снисхождение(寬容)的詮釋，如：愛的行動及神的光犧牲式的貶抑至低下的陰暗，並尋找啟蒙的境界。對人而言，正確的寬容就是對任何低下的受造物的恭敬，並服侍他們(以洗腳為其標誌性的象徵)，自願的順服。伊凡諾夫把寬容的法則 – 道的虛己、第二身位(即聖子)的虛己，視為俄羅斯心靈的創造能量<sup>18</sup>。
- 2、惻隱心：網路資源中，將 кенотизм(虛己)解釋為 жалость(惻隱心)，其實是很自然的，惻隱之心是俄國人宗教虔敬的直正表現，杜斯妥也夫斯基指出「惻隱之心 – 就是整個基督教」，杜斯妥也夫斯基透過其作品《白痴》中的主人翁，一位近乎耶穌(筆者強調)的「正直美好的人物」說出：「惻隱心或許是全人類唯一生存的法則。」惻隱心的愛，同情之愛是俄羅斯之顯要主題，也是俄國人民顯明的宗教意識。憐憫是俄羅斯理念，俄羅斯人喜歡痛苦和受苦的人，俄羅斯的基督也是與貧窮受苦的人在一起的基督。即便是窮凶極惡的罪犯，在老百姓心目中，也僅是「可憐人」<sup>19</sup>。易言之，惻隱之心是

<sup>18</sup> Русская идея/Сост. и авт. вступ. статьи М. А. Маслин,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с.236.

<sup>19</sup> 見赫克(J. F. Hecker),《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商務印書館，1999，頁 7。

虛己之愛(кенозис любви)<sup>20</sup>。

### 3、自我犧牲、自我否定(самоотрицание)、自我放棄:

由心理層面看,馴順之拯救則導致對自我的否定,然而虛己本身就基督教(新教)思想而言,原來就是指神聖之放棄,美國學者 Zilkowsky 也指出俄國文學中人物如 Almazov(*Щедрый Богач* 慷慨的富人, 1864)中之苦修式聖徒的特徵是誇張的自我否定(denial of self)虛己式的馴順<sup>21</sup>。具有強烈思想之哲學家如基列夫斯基則在許多文章中讚揚傳統的俄國家庭時,並且說,再古代俄國一個農民家庭的生活特點是自我犧牲和自我否定。<sup>22</sup>

### 4、忘我精神(Самоотречение):

俄國命運的嚴厲批判者恰達耶夫(В. Чадаев)曾對同時代詩人丘切夫寫道:「為何至今我們仍未意識在現今世界之使命?原因就在於你正確指出的我們民族性格的特質:具有一種忘我精神<sup>23</sup>。索忍尼辛也主張我們的忘我精神,在心靈的幼牙在世上仍具有某種功效<sup>24</sup>」。

由上述可見,有關虛己的傳統概念在俄國文化語境社會意識中,是非常明顯而積極在社會思想。勃特尼斯在重評西方世界談論的「俄羅斯虛己傳統」時,不只強調虛己術語不是東正教神學的慣例,虛己論是新教的意識型態,可能沒有思考俄國宗教哲學與東正教神學官方教會體制之彼此關係與糾葛,以東正教思想而言,近代宗教哲學家所對東正教思想之貢獻與對社會之影響,遠喜過東正教神學家與教會體制,貝加耶夫、恰達耶夫等人的宗教哲學思想曾經被教會批判為異端,布爾加科夫、卡爾薩文、索羅維也夫、弗洛倫斯基的「索非亞」學說,上述思想家,尤其是布爾加科夫之虛己論就帶有俄羅斯式索非亞學說思想。都被神學家,如:弗洛若夫斯基(Г. Флоровский),批評為違反東正教教義<sup>25</sup>,但上述哲學著述都曾被社會視為醫治俄羅斯魂及俄羅斯精神的俄羅斯思想。

研究東正教思想如果不思考俄羅斯對東正教的意義是無法想像的。俄羅斯文化真正開始發展,幾乎與接受東正教同時,費多托夫講述俄羅斯最早聖徒之有別於拜占廷聖徒時,

<sup>20</sup> 同註 12, 頁 62。

<sup>21</sup> M. Ziolkowski, *Hagiography and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80.

<sup>22</sup> И. Кир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2. Т. М., 1970.

<sup>23</sup> 引自 Солженицын.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М., 1998. с. 203.

<sup>24</sup> 同前借書。

<sup>25</sup> Протоиерей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Париж: «YMCA-PRESS», 1981 с. VII.

已說明俄國宗教意識之特質，俄羅斯虛己傳統始於鮑里斯與格列勃兩位聖徒，其無辜受難，表達了俄羅斯魂常為被宰殺的上帝羔羊的溫情感動。鮑里斯兄弟之真正神聖頭銜是 стростоцерпы(痛苦忍受者)，說鮑里斯兄弟聖徒已成為俄羅斯土地之守護者。也為日後因政治犯罪而受難的大公、沙皇開創封聖先例，之後循此例被封聖之大公有：雅羅波克(Ярополк Изяславич, 弗拉基米爾大公之曾孫, +1086)、安德烈大公(Андрей Боголюб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1174)、伊格爾(Игорь Олегович, +1147)、羅斯托夫的瓦西里大公(+1238)、特維爾省的米哈伊爾大公(+1319)<sup>26</sup>。

在俄羅斯正教思想具體表現中，這種類型聖徒的受苦與死亡，事實上取決於沙皇或大公的超凡性<sup>27</sup> (харизма)。在近代東正教意識中，足堪與鮑里斯與格列勃無辜犧牲相提並論的「新」沙皇受難者(Царственные мученики)有：保羅一世(Павел I, +1801)及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21)。在俄羅斯宗教意識中對大公、沙皇聖徒受崇拜之因素，大公、沙皇之超凡性問題，可以其宗教、民族及文化人類學之層面分析，得到解決。我們就從改變俄國歷史、撼動社會人心的大事－「尼古拉二世之遇害(1918)到尼古拉二世被東正教社會封為聖徒」事件，說明俄羅斯東正教所特具之精神現象及文化傳統。

## 受膏者的概念－沙皇「超凡性」的由來：

俄羅斯東正教既然承襲拜占廷之傳統，不僅是表現於宗教文化層面，也是政治文化層面。拜占廷的政教合一之思想在聖經中的言論中得到支持(舊約歷代志 16-1、2)，以色列人的國王大衛受先知撒母耳的塗膏，象徵國王以其神聖地位，奉行聖經之道。俄國沙皇之登基都經教會之加冕儀式，因此在俄語裡 помазанник(受膏者)的引伸意義就是帝王，所謂「天上有上帝，地上有沙皇」成為俄國俗諺。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於西元 988 年接受基督教，使幽暗的俄羅斯即刻進入基督文明世界，一個神聖的空間。

十一世紀教士伊拉里昂讚誦弗拉基米爾的聖德是類似耶穌的使徒。在俄國宗教意識中，沙皇的權力圍繞著神聖光環，因此受難之沙皇形象也經常與耶穌受難形象相聯結。1881 年勵行土地自由化、解放農奴的亞歷山大二世遭革命分子突擊死亡，當時東正教教會比擬

<sup>26</sup> 閱：“Материал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вопросом 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царской семьи”, синодальная комисс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1996, с.13-14.

<sup>27</sup> С. Антоненко, "Слезинка ребёнка" и миф царской крови, НГ Реликии #2(110), 5 Февраля, 2003г.

這次政始謀殺者為猶大，背離基督教生活規範，故將導致上帝的懲罰，呼籲全民懺悔。<sup>28</sup>

## 文化類型之虛己論：

費多托夫確信「虛己論是俄國精神最有力的主題」，數百年來俄羅斯的基督就是自願走向十字架，極度溫馴、受難死亡的形象。研究俄國傳記可以發現，馴順似乎是每個聖徒最顯要特質。

俄羅斯的虛己，作為俄國文化現象可以被解釋為對基督極度溫馴、謙卑地仿效。因此虛己論可以歸納為俄國文化中之顯要類型：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也不乏虛己式人物，也是列斯可夫、烏斯賓斯基等鄉土氣息濃厚作家喜愛的角色。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白痴》中的主角 - 麥斯金公爵，就是耶穌類型「極度溫馴」、「積極、美好的人物」。有學者將上述作家筆下的虛己類型人物歸納為俄國新聖徒傳記體裁之文學。而在二十世紀，1917年大革命後，虛己式聖徒被官方否定，然而仍存在於異議性質之作品中。可以巴斯特那克的《齊瓦哥醫生》做為佐證：

## 巴斯特那克的《齊瓦哥醫生》

巴斯特那克的《齊瓦哥醫生》頗有聖徒傳記之形式，小說中與書名同名的主角是否是虛己性質極具爭議性。美國學者 Mary F. & Paul Roland<sup>29</sup>根據齊瓦哥醫生從西伯利亞回莫斯科之情景及晚年淒涼的生活態度如：放棄醫生職業、娶前僕人的女兒為妻、幫人打雜生活，認為巴斯特那克筆下之主人翁 - 齊瓦哥顯示出受虛己式思考的影響；然而另一學者認為齊瓦哥醫生晚年的際遇類似耶穌的屈辱和淒涼是一大錯誤。他簡單認為齊瓦哥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反而倒是具有聖愚的形象，因為齊瓦哥在精神和實質上和聖愚一樣是個流浪者。齊瓦哥最後的屈辱不是某種虔誠生活和精神憂慮的邏輯後，屈辱是由於他對家庭和公民義務的冷漠態度造成的。<sup>30</sup>

在我們看來，齊瓦哥醫生應兼具虛己人物之特徵，問題並不全在於他是不是基督徒的問題。而是齊瓦哥醫生的生活態度與耶穌神似之問題，齊瓦哥醫生之受屈辱是一種文化類

<sup>28</sup> 引自"Материал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вопросом 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царской семьи", синодальная комисс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святых, 1996, с.15.

<sup>29</sup> Mary F. And Paul Roland, *Pasternak's Doctor Zhivago* (Carbondale, Ill., 1967), 173-82.

<sup>30</sup> 同註 14，頁 201。

型的虛己。齊瓦哥醫生與巴斯特那克一樣都是詩人，詩人所遵循藝術生命的形式，本身所特有的悲劇性一方面使他與基督的形象產生若干相似的特點，齊瓦哥醫生也忠於生活真理，表現之馴順之性格，同樣悲劇之自然現實要求齊瓦哥醫生死亡，在作家的安排中，主人翁成為苦難時代的見證者與審判者。尤其，《齊瓦哥醫生》作者，最後安排主人翁死亡所穿插耶穌形象的描繪及齊瓦哥醫生以耶穌受難及復活為主題的詩，更加說明作家之虛己思考。

##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之虛己：

沙皇尼古拉二世於西元 2000 年時被俄羅斯東正教會會議承認為聖徒。此一宗教盛事也同時被認為撼動俄國現代生活的事件，改變歷史之大事。在俄羅斯人民心目中，尼古拉二世曾有血腥、無能之形象：1905 血腥星期日(Красн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被稱為聖魔之拉斯普丁(Григ. Распутин, 1872-1916)、二次世界大戰參戰之領導無方，致使俄國大革命爆發難以收拾。等等事實已在尼古拉二世之聖徒傳記中剝離出來，尼古拉二世的封聖過程相當複雜。然而如果將尼古拉二世之封聖視為單純政治動機，不從更寬廣的宗教民族學、文化學角度，可能無法看到整個封聖問題的全貌。

尼古拉二世之封聖問題在東正教神聖主教之委員會中已從 1992 年即開始討論有關尼古拉二世之治國情況、宗教政策、基督生活態度之資料，並慎重分析其受難過程。正如東正教主義會議之一位主教尤偉利安(Ювелиан)所言，評斷尼古拉二世功德在於追求「非此世」之榮耀，世人難以理解。若從東正教文化觀點看，末代沙皇從加冕時之榮耀到 1917 年遜位後，在沙皇村遭布爾什維克黨人逮捕，並送往烏拉山上的凱薩琳堡(Екатеринбург)，尼古拉二世和皇曲亞歷珊德拉及四個女兒及王儲亞烈希(Алексей)全家被集體冷血殺害，如同追隨耶穌的道路。殺害遜位的沙皇是新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最重大的罪行，1918 年莫斯科及全俄羅斯牧首齊洪，聞知沙皇遇害消息後，不顧危險呼籲「人民譴責這件事，否則受害者的鮮血會掉到人民身上」。

惟尼古拉二世為念及俄羅斯人民免流更多鮮血而遜位，之後被逮捕，全家被送往烏拉山脈之凱薩琳堡之受難，被類比為追隨耶穌之道，溫順、沉靜地面對死亡之形象，從教會的角度來看，儼然一部純粹正教基督徒的傳記，也是二十世紀在蘇聯極權統治底下受難者

最顯要的象徵<sup>31</sup>。西元 1997 年葉爾欽總統代表國家元首對人民及沙皇家族公開為共產時代的過錯表示懺悔，象徵舊時代的結束，新俄羅斯的開始。

2000 年俄羅斯教會共將 1090 位殉難的修士、修士、主教封為聖徒，其中包括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其恢復俄國歷史記憶之行動在俄羅斯東正教主教會議決定，尼古拉二世之神聖性如同鮑里斯兄弟，他們卻是神聖頭銜與鮑里斯、格列勃相同之痛苦忍受者（Страстотерпцы）。俄國東正教海外教會是在 1981 年已封尼古拉二世為聖徒。俄國東正教主教會議承認最後沙皇及其家人為聖徒，然地方上尼古拉二世之崇拜已風行多年，地方上流傳各種尼古拉二世聖徒神蹟。尼古拉二世聖徒肯定鮑里斯兄弟一樣，將特具新俄羅斯國家及土地最鮮明的守衛形象。

透過俄國宗教意識中之虛己性，我們才能更進一步了解尼古拉二世被俄羅斯封為聖徒之歷史、文化意義，基督虛己之概念轉換俄羅斯虛己的概念之主要語意符號自然是「馴順」。俄國人心目中基督上十字架上自願受難，馴順作為美德之根本，使俄羅斯聖徒鮑里斯和格列勃、費多西亞，甚至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結合成一整體，共同之最高理想。像羔羊般無辜受難的虛己精神在二十世紀之俄國宗教意識中仍是顯要的主題。

而在二十世紀之蘇聯時代，一些現代作品人物都有所有「虛己式」詮釋，反映出現代俄國人民對古老傳統意識之精神嚮往，義人之受難、不幸都會讓人油生虔敬之心。俄國文化滲入濃厚虛己特質，此反映俄國中世紀以來之「神聖俄羅斯」民族理想。惟俄國思想、人民正如貝加耶夫所說經常是具矛盾與對立性質的<sup>32</sup>，或許，世俗的、罪惡的俄羅斯才是激起追求神聖俄羅斯的原始動力。

---

<sup>31</sup> 首部尼古拉二世之聖徒傳記在 1921 年於中國北京，屬靈佈道社俄羅斯印刷廠出版。見再版 Игумен Серафим (Кузнецо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мученик*, -М., Хризостом, 2000 – 224 с.

<sup>32</sup> Н. Бердяев,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ыслители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 Бердяев, Федотов*. СПб., Наука, 1992, с. 37-38.

## 參考書目

1. *Мыслители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Бердяев, Федотов*. Сост. А. Ф. Замалеев. СПб.: «Наука», 1992 - 464 с.
2. Протоие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 Шаргунов, *О значении канонизации Царственных мучеников*. -М.: «Новая Книга» - 32 с.
3. Протоиерей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Восточные отцы IV-VIII веков*. Свято-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1999.
4. Протоиерей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Париж: «YMCA-PRESS», 1981 – 604 с.
5.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ост. и авт. вступ. Статьи М. А. Маслин.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 496 с.
6. Серафим(Кузнецов), Игумен.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царь-мученик*. М.: «Паломникъ», 2000 - 800 с.
7.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1998 - 208 с.
8. *Царственные мученики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верноподданных*. М.: Срет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Новая книга»; «Ковчег», 1999 –592 с.
9.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ст. В. А. Котельников. СПб.: «Наука», 1994 – 398 с.
10. Clark, K., Holquist, M. *Mikhail Bakht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98



p.

11. Fedotov, G. P. *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 431 p.
12. Ziolkowski, M. *Hagiography and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65 p.
13. 羅勃·馬塞(Robert K. Massie)著，吳奚真譯，《尼古拉與亞麗珊黛》，共二冊。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0年。
14. 湯普遜，《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聖愚》。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280頁。
15. 洛斯基著，楊德友譯，《東正教神學導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159頁。
16. 葉夫多基莫夫著，楊德友譯，《俄羅斯思想中的基督》。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242頁。
17. 赫克著，高驩、楊續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367頁。

## **Биография**

Лай Инцюань – Доцен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Чжэн-джи

## **Аннотация**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русский кенотизм" как концепция, феномен и ег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Исходя из статьи Юстина Бёртнес "Русский кенотизм: переоценка одного понятия", делается анализ понятия "русский кенотизм" в широк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и контексте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емиотики.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обращается на канонизацию Николая II и его семьи как воплощ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кенотиче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енотизм,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цепт.